



## 一条河流

陈洁婷

我想成为一座高山，  
成为一座高山太累，  
如果无人攀爬成为我的硬伤，  
如果人流如织又使我伤痕累累。  
如果太过巍峨又孤傲自立，  
如果太过低矮又穷途末路。  
我想成为一条河流，  
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  
永往直前，不知疲倦。  
你永远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因为我永远变化莫测，欣欣向荣。  
我想成为一条河流，  
无拘无束，冷暖自知。

## 玉兰花开

李轶贤

风还是那么冷  
雨还是那么湿  
一抬头，玉兰花  
像喇叭一样高唱在枝头  
你用你的伟岸填补大地的贫瘠  
你用你的柔情在空中尽情跳舞  
我不知道你遭遇了什么  
我只知道你沉寂了一年  
猛地撕破了阴冷  
霸道又从容  
仿佛一束光  
我的心因你而色彩斑斓

## 思念入骨知不知

戴志伟

夜晚堆积了太多细小的梦  
月亮回到树顶上  
失重的云扑向空的那一边  
灵魂趴在玻璃上  
用重复撬动着时间的扳机  
不再写模糊不清的字  
不再寄来远方的潮湿  
回南天  
水滴开始用力波澜起伏  
我的泪珠  
望穿秋水般与水滴相融

## 春蕤

刘理鸿

春天奔突着生生息息，  
它葳蕤了草地，  
使桃梅李杏繁花叠垒，  
使鱼儿在冻水下跳跃龙门。  
鸭儿试凉水温先知，  
柳丝拂拂河岸两旁。  
满山变青的草子，  
它把漫山遍野变成映山红的出展。

# 归来，还是少年

胡霜/文

三月至，春风来，一切焕发着生机。我坐在春光里，翻看着手机里一张张印记着岁月痕迹的照片，心柔柔的，那个温暖的青春时光又重新回到眼前。

腊月廿八，天冷，下着雨。我走在家乡的石级路上，雨打在脸上，风灌进眼里，都不觉得有寒意，内心雀跃着莫名的激动和期盼！因为我正赶往我的母校——箬山中学，参加83届初中40周年同学聚会。

83届，40周年，每念及，都感觉一种厚重的岁月感和久远的年代感扑面而来。跨越时代的同学聚会，40年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符号，或是年份的叠加，而是一份岁月的馈赠、一个人的成长史和深深浅浅的生命印记。40年，沉甸甸的分量！夸张一点说，这40年，是我们与时代共呼吸同发展的40年，也是共同见证社会进步的40年。

来到母校，看见操场上搭起一个会场（在此感谢筹备组同学的付出），就知道这是我们同学聚会的“大本营”了。进得场内，只觉一派喜庆，热气腾腾，热热闹闹。招呼声，谈笑声，惊喜声，此起彼伏。我发现已有好多同学和老师到场，他们正热情相聊，有些紧紧拥抱，有些握手言好，有些还孩子气地击掌欢呼。室内一抹鲜艳的红，耀眼生动，在每个人身上熠熠生辉。那是我们共同的纪念礼物，一条酒红色围巾。酒红色大气有内涵，透着岁月的醇香。围巾上绣着“40周年箬山中学83届同学会留念”的字样，字的颜色金黄，鲜亮明媚，又亲切潇洒。见我进来，我的老同学急忙送上围巾，儿时的伙伴文霞和彩云一起帮我围上。多年未见，还是那样亲，那样甜。我只觉得围巾特别柔软，特别好。看。

抬头看到屏幕上显眼的五个大字：你好老同学。我不由得笑了，曾经的青涩少年，

如今都已到知天命之年。简洁的问候中，我分明感到一份朴素、真诚、纯真、厚重的同学情，浸入人心，多美好啊！

我见到了我们这一届敬爱的老师们。他们看起来都比我想象的还年轻，状态极好。他们精神饱满，身姿挺拔，声音洪亮。当年上学时对老师所怀有的小小惧怕心理，如今都成了可爱的笑资和天真的回忆。见到老师和同学们，我恍惚穿越了时光，回到曾经年少时，一切都变得青春有光。

同学们相互邀约，拍照，叙聊，脸庞始终绽放着纯真欢快的笑。我似乎觉得眼角边的皱纹，也笑得楚楚动人。有些同学的名字，我一时叫不出来，而对方却能准确唤出我的名字，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有点对不起老同学了。有同学说，因为你当年个子矮小，就容易被记得。似是实话，实则是善意的宽慰。还有同学说，现在你长高了。殊不知，我穿着高跟鞋呢。我们的班长卢同学这样回忆道：从小我就知道，胡霜的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笑。我被卢班长的这句真诚质朴的话感动了，心想不愧是班长，几十年后还依然记得老同学的情性。

就这样，室内时时爆出清脆响亮的欢笑声，甚至是有些夸张的惊喜声，所有的声音都是如此动听、悦耳、舒心。室外，冷风冷雨，天地幽暗；室内，暖语笑脸，一派温馨。置身其中，我不由感叹：四十年前，我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四十年后，我们归来，依然是少年，依然意气风发！少年情，自然不雕饰，自在不矫情，就这么单纯、可爱、活泼地留在我们心中。

岁月悠悠，唯有青春年少之事难以忘怀，回首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曾记否，我们那时的教室简陋陈旧，然而我们琅琅有力的读书声传遍了北山头，多么气派、豪放。

曾记否，泥土地的操场狭窄不宽阔，更没有跑道，然而少年的活力可以冲破这一局

限，狭小的天地间，追梦的人欢乐奔跑。

曾记否，每逢星期六上午放学后（我们那时没有双休日），我们放下书包，尽情玩耍。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总是玩不厌，或去九曲城头野炊，或登麒麟岗头（如今已成为箬山网红点）看风景，或相邀去石塘街逛逛。

曾记否，那时我们男女同学几乎不说话，人为的“三八线”傻傻地坚守着，然而淘气的男生还是会时不时地捉弄女生，而后掀起一阵嬉笑声。

曾记否，我们女生课后悄悄学唱《红楼梦》《碧玉簪》等越剧片段，还把学唱的歌词工整地抄在本子上。

太多的回忆，就这样不设防地生动呈现。

少年，正翩翩归来！

那时，我们虽然不是处在一个最好的年代，但我们拥有最快乐最轻松最美好的少年时光！那时，少年的天空一片明朗清澈，少年的情怀总是诗和远方。

回首再看我们的老师们，我不由产生深深的敬意和感谢。那个年代，科技还不发达，没有电脑，没有多媒体，我们的老师，一支粉笔，一块黑板，讲遍天下。最原始的教学，最本真的实力，呈现的是最有风范的为师之道，师者的魅力格外闪亮。如果说我们后来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能有较好的工作态度和责任心的话，我想应该感谢我们敬爱的老师们，是他们以身示范，以身作则，深深影响了我们，是他们滋养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回忆深深，感慨多多，温暖久久！

相聚一团火，散开满天星。40周年同学会虽已过去，老同学们也各自奔赴前方，然而，这样一个青春会场，这样一次少年归来，已深深印刻在时光的画册上。待到青丝缀满霜华，再回忆起来，我相信我们的心依然青春，依然能抵达少年！

# 龙抬头的盛宴

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当夜幕降临时，璀璨的烟花绽放，照亮了整个天空。这些活动展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二月二，民间亦有个重要习俗，便是理发。人们普遍相信，正月不宜剪发，因此二月二成了“剃龙头”的吉日。仲春时节，苍龙露头角，象征着生发。此时理发，寓意独占鳌头，迎接新生。孩子们剃头，被亲切地称为“剃喜头”，寓意健康成长；大人们剃头，则意味着剪掉过去的烦恼和困扰，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年。随着冬季的结束，万物复苏，草木新生。我们的生活也需要一些新的变化和开始。这种“从头开始”的仪式感，彰显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在饮食方面，人们极尽讲究，所有食物均与“龙”相关。清晨，一碗热腾腾的龙须面是餐桌上的常客。有时，人们也会换成馄饨，但这一天不再称为馄饨，而是被赋予了一个更神秘的名字——“龙眼”，每一个都饱满而诱人。午间时分，包饺子成为重头戏。人们巧妙地包出柳叶状的饺子，一颗颗整齐

地排列着，犹如“龙牙”。夜幕降临，烙饼成为不可或缺的美食。人们特地在饼上涂抹多层油，烙制成熟后，饼皮上呈现出金黄色的酥脆纹路，被人们称为“龙鳞”，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这些节日的美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承载着深厚的情感。让我们在品尝的过程中，将这些美好的祝福深深铭记于心，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二月二，春光无限好，踏青赏花正当时。白居易有诗：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龙首已昂，和风轻拂，春已生发。幼芽奋力挣脱土壤，花蕊含羞展颜。在繁忙的脚步中，我们或许未曾留意，但旷野上的星辰已默默点亮，春天的脚步已不可阻挡。

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也是一年鸿运的开始。有了龙抬头的赐福，人们亦有了抬起头追梦的勇气。龙抬头，意味着风调雨顺；人抬头，则预示着五福临门。无论艰辛顺遂，只要我们抬起头来，勇敢地面对，便能跨越一切困难，如龙般遨游于山海之间。

# 逝者与自我

陈连清/文

2024年正月初六，是我的大姨丈陈世华病故安葬的日子，我去城东山上送他最后一程。细雨把湿冷洒给送葬的队伍，后来太阳拨开云层，探出脑袋窥探这悲壮的场面。在一片鼓乐声中，大姨丈住进了墓碑下。

看着这坟墓，我的思绪顿时飞了出去，与1980年代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和解放初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的魂归故里产生了链接。这些烈士陵园里的墓也是大片大片的，埋葬着共和国英雄的忠魂。

沈阳烈士陵园，碧草青青，松柏苍翠，无数英烈在此长眠。2023年11月23日，第十批在韩志愿军烈士回国。自2013年至2023年间，共有938位烈士的遗骸被接回祖国，与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烈士住在一起。为安葬回国烈士，陵园进行了扩建，在中轴线以北160米处，建设直径60米、深3.6米的下沉式纪念广场，将21万名烈士的英名镌刻于墙上。

看着眼前这片坟茔，我又产生了更深一层的联想，这已故的人到底是什么？是他的名字？是他的躯体？是他的骨灰？还是他的精神？我的想法如这天空中筛下来的光影斑斑驳驳，一片一片。

逝者，从我们的角度看，是他或他们，而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就是我或我们，其实就是指这个人的客观存在。

搞清我是什么，有必要吗？明确我的内涵，我的外延，我的本质，才能使人活得明白，活好自我，活出生命的精彩。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一个个我包含了怎样的内涵。

是一个个名字吗？我们在招呼一个人的名字时，会想起他的高矮、胖瘦、性格缓急、表现好坏等，如一叫我大姨丈的名字，当然会立马想起他的模样。但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有许多同名同姓的。名字不是我的本身。

是一个个血肉之躯吗？亲爱的烈士们，祖国接你们回家了！每次接回的仪式上，司仪者都是这样说的。但接回来的烈士已没有了血肉和体温。这显然不是烈士的自我。

是一堆堆遗骨吗？表面上看，接回的是骨灰，但骨灰已是无生命、无意识的存在。而在烈士中，有些已找不回遗骸，只有一些遗物；有些连遗物也没有，只是一个名字了。对于没有了骨灰的，在烈士陵园设置烈士纪念碑（墙），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面以作纪念。有遗骸的或没有遗骸的，都同样得到尊重。可见，烈士的遗骸也不是他们的本质。

窃以为，烈士的本质是他们所从事的一种事业，一种精神。他们的事业是保家卫国、维护世界和平，精神则是为了这个伟业而英勇献身的品质。

一个人的我，可分为物质的我和精神的我两大部分。物质的我是一个人的血肉、骨骼、大脑、五官等组成的躯体；而精神的我是一个人奉行的信仰、理想、观念、意志等。祖国把烈士接回来，既然没有了血肉之躯，也就是他的精神了。之所以花很大代价把烈士接回家，是为了使国人在烈士这种“天风海雨”精神的沐浴下，激发出爱国的情怀。

这种精神看上去是无。而我国传统文化认为：我们从哪里来？从“无”中来。我们到哪里去？到“无”中去。这个“无”是更高级的存在，它仿佛是一盏明灯，指引着千百万人前进的方向。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虽然他说的是人活着的时候的思想是一个人的真实存在，但他又明确指出“我们是非物质的心智”。《金刚经》中也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正说明了，我们接回来的烈士就是一种不朽的精神。

烈士们的精神表现在哪里呢？它是一个过程，体现在一场场战役和一个个具体的充满战斗细节的故事之中，体现在一贯表现的长河里。英国哲学家巴里·丹顿断言：我只不过是连续经验的潜能。他还说，只要我们的意识之流不停地流动，就不可能认为我们自己不复存在。这里，他实际上说明了什么是我的本质。换句话说，我的躯体不是我，我的一时的意识不是我，我的连续不断的意识观念以及由此外化出的种种行为才是我。

一个人连续不断的意识观念和知行合一的作为，对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利弊以及作用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价值。

年前，黄岩区某组织专门去为抗美援朝老战士、百岁老人梁宝法祝贺新年。梁宝法16岁参军，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大功3次、二等功1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了长津湖战役，战斗中肩膀中弹，弹片留在身上20年后才取出。1953年脱下戎装后，他投入到家乡的建设中，被推选为双坑村党支部书记，干就是45年！他的连续不断的“知”和“行”组成了一个奋发昂扬、闪闪发光的“我”。年过一百，却依然精神矍铄，他的人生具有至高的含金量，成了这一带人们的精神楷模。

我大姨丈的人生没有梁宝法那样的经历。但他也有自己清晰的生命脉络，也在人生长河里流淌着汨汨清泉，活出了一个农民小草装点大地般的人生价值。

望着鲜花掩映的他的遗容，我不禁回味起他的过往。他出生在1945年的温岭车路村，读过高中，后因家庭不济而辍学，当了农民；成家后为了生计，以自己弱小的身躯去学做船师，奔波于渔区海港；改革开放后，携一家大小去大连做豆腐。我曾去那里看过，时值寒冬，滴水成冰，白雪皑皑，下半夜带水作业，辛苦可想而知；天未大亮，就要到农贸市场和单位去送豆腐，手足麻痛，身子瑟瑟发抖。经历几年的拼搏，他赚了一笔辛苦钱，回到老家，将原来低矮破旧的小屋翻建成两间高楼。后来，4个儿女都有了各自的职业，四代同堂。女婿朱朝华当年也在大连一起打拼，年前送点钱给老丈人过年，对方硬是推辞不收，没想到本来可以享清福的他却被年“关”在了门内，两人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说这话时，朝华喉咙哑哑了，眼里噙着泪花。

在一片鼓乐声中，大姨丈人生奋斗的往事被埋入这片坟茔。我在人群中深深地向他鞠了三躬，烧上几炷清香。我想，他无疑是为家乡的农业和渔业生产添砖加瓦的一分子，也成了改革开放洪流中的一朵浪花，小中见大，虽死犹荣。放眼望去，这一个个山岗上一片片坟茔，埋葬了多少乡亲故人的往事和辛酸，这里的每一个普通农民都曾在一定时空留下了自己的痕迹，都值得尊敬。

亲属们送走了他，回望渐渐远去的坟茔，心里留下了一片悲凉；温暖的阳光笼罩着他的新居，我们心里才爬上了些许的宁静和安详。